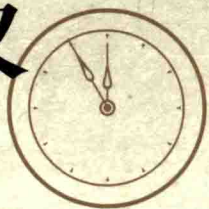


“上海往事三部曲”之三

PEOPLE
HISTORY
MODERNITY
SHANGHAI

王唯铭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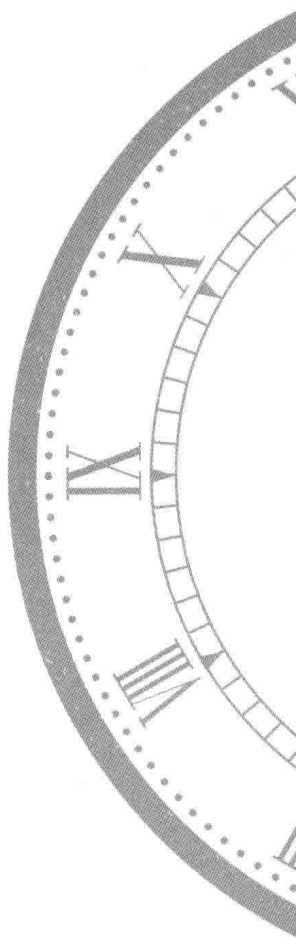
十个人的 上海前夜



十个人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个人的上海前夜/王唯铭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441-5

I. ①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0788 号

责任编辑 陈佳妮

封面设计 余 洲

十个人的上海前夜

王唯铭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424,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441-5/K · 2609

定价 68.00 元

我们是否真能了解他人？也许可以，但一定要借助诗意的想象，再结合严谨获取和归纳的知识。

——尼尔·麦格雷格

下面所有的“假设”，随着时间魔盘的转动，也许只差那么一瞬，它们便成为了事实：

假如更新世冰河期有一个更绵长的进行；

假如良渚文化不在公元前 2000 年突然毁灭；

假如李秀成的大军咆哮着涌进上海老城，并捎带上两个租界；

假如金能亨们鼓吹并推动了“上海共和国”的诞生；

假如慈禧太后抽风般地向整个世界开战，而张之洞们没有提出“东南互保”；

再假如，又假如，又再假如。

上海是块充满了侥幸的地域吗？

或者，上海是座充满了侥幸的城市吗？

自然的演变遵循着必然的规律，人类的前行却常被偶然的力量所左右，在必然的规律与偶然的力量交互作用下，上海出现在了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姗姗来迟。继而，有了后来的“前夜”，或许。

但，为什么是这“十个人”？

什么又是“上海前夜”？

在这“十个人”与那个“上海前夜”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化学作用？

一切，云诡波谲、犬牙交错。

又一切，蔚为壮观、气象万千。

楔子

我们这本原本属于非虚构的作品，它的开篇描述，却是从一个虚构场景开始。

洪荒时期的一场大雪。

雪片漫天飞舞，在阔大的天地之间，纷纷扬扬，密密麻麻，遮天蔽地，似云似雾，来势汹汹。

当它们汹涌而来，即将与地面发生碰撞时，蓦然地，袭来一阵狂暴的风，把即将坠地的雪片又卷向空中，与从天而降的万千雪片猝然相撞，于是，那在地穴中蹲伏的人类，是森的前人，骤然也有被粉碎后的一阵痛感，并从他们身体内部，似乎发出了撕裂后的嚎叫。

旋即，一切又被挟持在更其狂热的大雪中了。

这场大雪下在长江三角洲，下了三天三夜，也可能下了30天30夜。

这场大雪，称其为暴雪更恰当一点，当它不期而至，时间距离今天的我们有将近一万年，也就是说，后来的上海，后来将被巴夏礼、麦华陀们的皮靴一一踩踏的土地还远远没有诞生；由临安一路迁徙而来并在金山张堰镇钱

家吁安营扎寨的钱氏家族，更还是散落在苍茫云烟中。后来的土地那时正在严寒中战栗，它期待着新时光的到来，期待着后来的人们称之为全新世到来，只有到了那时，温暖的海水方会将它淹没，将它浸泡，让它僵硬、板结，毫无生机的面貌，在全新世时代中，变得温润、丰富、生机盎然起来。

这场暴雪的威力，某种意义上，可以比拟甚至超过后来发生在上海的那场暴雪，我指的是1862年的那场暴雪。

清同治元年，干支为壬戌，腊月二十七日，“上海开始飞雪，第二天下午1点许，上海史上罕见的暴雪骤然猛降，接着持续58小时倾泻不歇，一直下到除夕半夜11时以后”，那场暴雪让黄浦江断流，让青浦西边地区的雪与农家屋檐齐平，让上海四郊挺立着无以计数的“长毛站尸”，让李秀成的滔天梦想化为忍无可忍的雪水一摊。

以后，在本书的另外章节中，我会对1862年的暴雪作更详尽的描述，而此刻，我想强调的是：那场下在一万年之前长江三角洲的暴雪，虽属于我的想象，但决非我的虚构。

对那个时期来说，这样的暴雪应属家常便饭，即使暴雪下他300个日夜，对长江三角洲来说，也是理所当然。那是因为，那时的长江三角洲，正处于寒彻骨髓的更新世末期，全球海平面都处于很低的位置，蜿蜒曲折的东海岸线退到了之前大陆架的负150米边缘处，地表暴露在极寒的气温中，暴雪不断，滴水成冰，时光反复而残酷地砥砺着长江三角洲的生物，生存如此艰难，死神在一边大口呼吸。

我由此想象着森的前辈们目睹了这场暴雪。

我不清楚这些生活在长江三角洲一边的人们最初来自哪里，按照尼尔·麦格雷戈的话来说：“人类起源于非洲。在这里，我们的祖先制造了最早的石器，用于砍削肉、骨和石头。正是对自己制造的工具日益增加的依赖，使人类与其他所有动物区分开来。制造工具的能力让人类能够适应多种环境，从非洲向中东、欧洲和亚洲扩散。”

无法确证尼尔·麦格雷戈的判断，如同无法推翻他的判断。

森的先人，那躲藏在地穴中的原始人类，他们的先人，来自遥远得不可思议的非洲吗？只有这点可以肯定，他们早就脱离了智人的状态，早在五万

年之前，便发出了其他灵长类发不出的三个关键元音，这三个元音分别是：I、A、U，进化赋予他们与现代人几乎相同的颅底弯曲度，而这样的声道结构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终于可以坐着交流。问题是，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是太阳？是面包？是乳房？或者，是爸爸？是妈妈？

这个问题会苦恼后来的我们，却不会苦恼即将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森的先人。

在那场疯狂的暴雪肆虐长江三角洲的当儿，森的先人们蜷缩在距离后来的上海很远、很远的地方，具体来说，他们蜷缩在浙江西部的山地中。已经彻底地告别了旧石器时代的他们，在山洞篝火的温暖下，显然能够很充裕地对付洞外的漫天大雪，但还没有将陶釜发明的他们，在“茹毛饮血”中，分明感觉到了身体发出的阵阵战栗。

倘若更新世的演化延迟进行，倘若末次冰河期顽固地存在，森的先人，一定会有另外的生存方式，更有可能的是，他们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这命运也许指向毁灭。那样的话，就不会有后来的上海，既不会有后来的马家浜文化，也不会有后来的良渚文化；同样，无论是巴夏礼的上海还是王韬的上海也都不会存在，更不要说“上海前夜”，以及与“上海前夜”密切相关的这十个人了。

随后，距今一万年至7500年，我们的星球遵循着它的演化规律，很壮丽地由更新世进入全新世，新时代来临，新自然呈现，冰川期溘然长逝，暴雪停止降临，板结的土地开始松散，海平面缓慢上升，空气中充满了湿润的气息，长江三角洲全都幸福地沦陷于不知是蓝色还是黄色的浅海中。

后来的上海，它的一部分地域被温暖的海水很沉重地淹没了，另外一部分地域，则形成了大自然中的不同地貌：湖泊、沼泽和低洼之地。

当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度明显放缓时，气吞山河的长江，由中国腹地一路而来，它裹挟的巨量泥沙，因出海口一时无法充分疏散，便在河口处沉降并堆积起来，长江三角洲对后来的我们具有充分意义的一次发育由此肇始。这次发育距今大约有七千年，它在长江三角洲于冰川期形成的硬质黏土层上，覆盖上一层细颗粒沉积物，厚度为2米至5米，这层土壤含有大量有机质，十分有利植被的生长。

上海是幸运的。

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上海后来的荣耀，后来的气象，首先有赖于自然的这次恩宠，没有这次伟大的超人类力量，没有浩渺天地间的冥冥注定，上海不但可能成为后来的上海，甚至，它的存在也将十分可疑。

时间魔盘缓缓转动，海水蓝了又黄，黄了又蓝，终于轮到部落头领森登场了。

先说森的前辈们。

森的前辈带领着这个日益庞大的部落，很艰辛地翻越过太湖西部山麓，定居在了后来叫做浙江嘉兴马家浜的这个地块。

森的伟大在于他带领着这个已很耀目的部落，又从马家浜地块挺进到了后来叫做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地域，说得更精确一点，森的部落居住、生存并繁衍在上海西部的丘状台地。那台地边，有着一一条显目而又绵长的岗身，森和他的部落驻足不前，他们不再前行，也无法前行，因为前方展现的是旷古以来的滩涂，滩涂的前方则更是亘古以来的大海，大海之后还有什么，他们想象不出，对了，尽管他们的脑容量与现代人几乎相同，但差异毕竟还是存在，他们的头脑可以扩展的世界显然与今日时常情不自禁傲慢的我们是无法比拟的。

森和他的部落栖息的地方大致应在今日刘夏这一带，它在岗身以西，与崧泽、千步村接近。

森不知道自己的部落所占位置下，正是数千年后专家们称之为的“剥蚀山丘”，它们由中生代的燕山期火山岩构成，满布着巨大的褶皱。当然，火山岩有着很丰富的细颗粒土壤，正是这土壤，吸引着森的先人从浙江山地来到长江三角洲水气充沛的平原。

森同样不知道，后来的历史将沾沾自喜于他部落一边的“松郡九峰”，“长谷以东，通波以西，望之如列宿。排障东南，涵浸沧海，烟涛空翠，亦各极其趣焉。而九峰之名特著”。再过多少年，“松郡九峰”成为元代画家黄公望笔下的景色，那层峦叠嶂、断壁危崖的《九峰雪霁图》，让人生出多少奇诡的审美情感！

不具如此审美感受又有何干？重要的是森的出现，表示了上海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节点：最早的上海人，就这样出现了。

最初居住、生息于浙江西部山麓地带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男女，在这片荒凉、沉寂的平原上，成了上海最早的先民。

尽管，他们生存的地域，距离后来上海的中心区域还相当遥远，那时那刻，这上海的中心区域，或沉默于喧哗的海面下，或还只是无法容纳人类的沼泽、湖泊之地。

森的伟大在于他率领了自己的部落由马家浜迁徙至刘夏，更在于他带来了一种文化，后来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将这种文化定义为“马家浜文化”，就这种文化发生的年代而言，它与南方河姆渡文化处于同一个时空，而在中国北方，那时，仰韶文化也已全然成形。

现在，我请读者与我一起进入下面的场景中，它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无稽的想象，不是。在考古事实佐证下，它正是展开在六千年前的一幅真实画面。

一条小河正蜿蜒而来。河中沒有急流，更不要说激流了，小河呈现着上海地区数以万计条泾浜的共同特点：不疾不徐，平静流淌，是远古以来的节奏和模样。

小河十分清澈，清澈到河底水草、卵石、水生植物都纤毫毕现，当然，清晰可见的还有在自然的进化中表现得相当差强人意的各种鱼类。与灵长类无法比拟的智力，让它们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无所察觉，在清澈的河水中，它们优哉游哉而去，还想着顺流而下，前往远方。但它们显然错了，因为一杆极其锋利的木投枪正以闪电般的速度穿透了它们的整个躯体，鱼儿甚至来不及感觉到疼痛，便坠落向无底的黑暗。

将那条大青鱼无情刺穿的，是个叫岩的男子，他是森部落里地位仅次于酋长的人物，那刻，他的弟弟，叫石的男子，也高高地举起了木质投枪，石看中了另一条从上游从容不迫一路游来的大鱼，那应该不是青鱼，而是鲤鱼了。

岩、石都站在这条清澈到无法形容的小河中。

他们穿着短裤衩，在六千年前，岩、石，作为上海人的祖先，已有了强烈的羞耻感，他们懂得，自己那根硕大的阳具是必须作些遮挡的，尽管，他们时常还在“饮血茹毛”。他们两人都十分强壮，他们赤裸的上身那鼓突而起的胸大肌可以表征这一点，石披散着头发，岩却用草绳将头发全部拢起，在脑后扎成一束，如同六千年后中国上海的艺术男子，岩看上去显得英俊而潇洒。

正是春天的黄昏时分。

西边，整个天空仿佛被林火燃烧了起来，但在一片通红之中，隐约透露的云彩，瑰丽、美妙，令人目眩神迷。

森部落正在六千年前的黄昏霞光中栩栩如生地展开着。

岩、石继续着各自的捕鱼生活，他们强壮的身躯由下身的两条多毛之腿稳定着，那一刻，多毛之腿正插入这条深不过半米的河流里，他们一定有了很强烈的自恋情结了，感觉到自己高高举起顶端削得尖尖的木投枪的这个姿态挺引人注目，因此，有意无意地将身体作一个适度夸张的扭动，他们明白，也清楚，花正在草棚里注视着他俩。

花侧躺在草棚的二层上，草棚距河边也就五六米。花赤裸着上身，那一对乳房快乐地暴露在晚霞中。花没有后来的文化——儒教文化带来的羞耻感，也不具有后来的城市文化加之于上的那份自豪感，那时的花，裸露乳房，只是家常便饭，好比花经常地裸露手臂一般。

花已具审美的点滴想法了。她在自己两个耳朵边，各自戴上了一小块玉玦，乌黑发亮的头发上，则插着两枚骨笄，她细长的脖子下，戴着一长条玉璜，花是上海原住民中最早获得审美意识中的一个。

花目不转睛于岩、石的一举一动，其实更正确来说，她的心思全在岩的身上，花的内心涌动，有一种需要的焦灼，她需要什么呢？

森在草棚之前，他盘腿坐着，定睛打量着眼前的陶器，但那刻他心思有点恍惚，不，不，还不是恍惚，而是有一种莫名的紧张，他有深深的危机感。

森领导着部落，含辛茹苦，血雨腥风。

如今在他铁腕统治下的这个部落的驻扎地，早先属于另外一个部落，那个部落头领叫阳阳。

森是弱肉强食主义者，尽管他与总结了“物竞天择”的达尔文先生绝对无关，但他的先人以及丛林法则，让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你只有够狠、够强，才能在部落里站稳脚跟。

森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部落头领，是用一把石斧摆平了一切。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个情景，自己手提着哥哥，也是他最大的竞争者的头颅，来到已奄奄一息的老头领，亦是他父亲的面前，他拿来一个石碗，将哥哥头颅上一路

滴个不休的鲜血盛上一小碗，森说，如果老头领愿意将部落交给他森来掌控，那么，他就喝了碗里的血，如果不愿意，那么，他便与老头领公开对决。

老头领看着森手中的石斧，示意森喝了碗里的血。那天，将石碗中的血一口气全喝完后，森来到草棚外，他的嘴巴边还沾有亲哥哥的血，但看着黑云密布的西边天，他的脸色是坦然而刚毅的。他没有因为刚刚杀了哥哥感觉到丝毫的愧疚，更不要说罪恶了。他只想到一点，倘若这个曾经蛰伏在浙江山麓里的部落由始终病病恹恹的哥哥掌控，那么，不出几个春秋，部落定然消亡。

森用了手中这把锋利无比的石斧，在砍掉了阳阳部落中七个人头，以及将阳阳的人头踢进面前这条小河之后，他率领的部落便霸占了上海西部的这块高爽之地。他也夺来了阳阳的女人，那个喜欢在月光下出神的女人。

森的感受系统与五万年之前从非洲大地向全世界扩散的祖先们已经迥然不同了，也因此，那个傍晚时分，森正为一件事而忙乎着，他理应正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刚刚制作而成的陶釜。

这已不是原始陶釜了，原始的夹砂红陶腰沿釜那刻正搁在地灶上，下方有个炉算，火焰透过炉算正欢快地舔着釜底。那陶釜里烧着什么东西呢？小半只梅花鹿吧，那是森的大儿子岩的收获，岩的投枪凌厉地洞穿了梅花鹿的身子，出手之敏捷让森暗暗叫好。

制作陶釜对森诚属小菜一碟。手法全凭前人传授：先将泥料制成长条形，由下往上盘筑成器形，用陶拍拍打，抹平陶器里与陶器外的接缝处，最后烧制。无多时，一个粗笨、粗糙的陶釜就基本制成。

泥条盘筑法，这是洪荒年代流传下来的陶器制作技艺和手法。无论中国南方还是北方，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技艺，让古中国的其中一缕文明光芒投射在这个器具上。

我刚才已经说了，那日，森眼光摩挲的已不是原始粗劣的陶器了。在逐渐变成宝蓝色的天空的映衬下，森坐在一块玉石般圆润的大石上，他的脚边正排开自己的作品：陶釜、陶鼎和陶罐，它们全是森多年来反复琢磨、研究后的产品。那刻，森的全部心思都在自己手上的这个陶器上，那玩艺儿叫黑衣陶罐。

森手上拿着的就是后来在崧泽遗址 M59 号墓中出土的那个东西吗？我想

有这可能，更有可能是这批家伙中的一个。

森眯起眼睛打量着这个黑衣陶罐：直口、矮颈、鼓肩、平底、矮圈足，仅就造型而言，森的才华并没有让后来的历史、后来的我们发出惊叹，但让森忘情的黑衣陶罐上腹部所刻画而出的那些纹饰，却让今日的我们也有些陶醉了。

那是一组竹编纹。

逐渐打开了想象力的头脑让森明白，倘若在这个陶罐上刻画一些部落日常使用的竹编器形状，取得的效果将会不同寻常。森使用了两种工具来实现他转瞬即逝的想象：一根孔雀的小腿骨头，一根树杆，他将它们的头部琢磨得又细又尖，是很锋利的意思。随后，他将具象的竹编器抽象成了一种几何图案，用骨针或树干针交替地将这些几何图案刻画在还没有板结、固化了的陶罐上腹部。他很耐心，很感情地这么做着，后一种心理尤其重要，非此，黑衣陶罐上就不可能出现如此优美的纹饰组合，它们看似十分简单，并且重复出现，但在森的耐心、美感作用下，它们在陶罐上竟然产生了一种微妙无比的重复美、秩序美，而且，当你的目光循着这反复出现的竹编纹一路而去时，你还意识到，美感正在空间作着延展、流动和洋溢，它们要将观赏者的心灵牵引向一个未知所在，神秘而玄妙。

有片刻，森被自己的作品感动了，那个瞬间，他脱离了自己的部落，也超越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这部落、这生活尽管已在耜与犁的交替中开始文明了起来，但总的来说，还沉溺在野蛮、暴力和杀戮中。森有顿悟，竹编纹带给他的审美愉悦丝毫不下于他提着仇家人头的那份快感。

现在，我请读者将注意力从森、岩、石三人移开，让我们关注其他人物和场景。

森的女人正在长江三角洲盛行的草棚中纺纱。我不知，后来福泉山遗址中出土的扁圆形纺轮或馒头形纺轮的其中一个，森的女人是否使用过？有一点基本确定，森的女人这时穿在身上由野生葛作为原料的衣服，出自自己的纺织之手，而将自己私处很严实地遮蔽，此举说明文明已在我们的祖先，上海人或者说江南人身上得到微弱而真实的体现。

纺纱女人不时会停下身手，她坐在二楼，她的头上是很陡峭的草房顶，与地平线呈 30 度的倒三角。底层下面有排木栏杆，木栏杆里，圈养着她的家

庭所拥有的 18 只猪猡。这刻，这些曾经凶悍无比的畜牲因了人工饲养而性情大大地温顺了起来，它们在六千多年前的上海草地上来回走动，既无所事事，又郑重其事。纺纱女人会不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多少年前，它们全是野猪，是在她祖先反复的努力下，这些畜牲方才收起凶恶的獠牙，而变作她的男人釜中的美食啊！

森的第二个女儿这时在小河拐弯处用木棍敲打着那棵结满了果子的大树。女儿不知这棵大树结的究竟是什么果子，植物学的分类要到多少个世纪之后才会产生，而且，产生在那些“其心必异”的夷人嘴里。对森的女儿来说，这个晚风阵阵的时刻，能将这青中泛红的果子一个个敲打下来是无比快乐的，这份快乐一点也不比咀嚼后的快感差，一点不差。透过密密的树梢、树干、树枝、树叶，她看到初恋一般的天空了，蓝天白云，正互相纠缠。她也渴望与人纠缠，渴望被人拥抱、抚摸，渴望被人进入身体，想到这里，她感觉到全身泛起一阵酥软感，一个走神，她手中的一筐果子应声而落。

林中突然传来一阵恐惧的尖叫声。

森第一个抬起头来，时隐时现的内心不安，让他头一个进入警觉状态，循着发出尖叫声的地方望去，下意识地，他将放在脚边的石斧抓在手中。

岩在小河中作了个 180 度转身，现在，他手中木投枪的尖锐头部已对着发出叫喊声的方向。

石在河中打了一个寒战，他的手连续地抖动了几下，这个部落里听觉最为灵敏的他，已经听出发出恐惧叫喊声的似乎是他们最小的妹妹。

森最小的女儿，在树林深处，正与部落中一个最英俊的青年野合着。他们正进入性的高潮。在颠鸾倒凤中，森最小的女儿已经被那种绝对的快感催眠了，她停住了呼吸，只有持续发出的痉挛，但压在她身上这个英俊男人发出的恐惧叫喊，先将她唤醒，随后，当她扭过头去，她的快感瞬间消失殆尽。不可遏止地，她也发出极度骇怕的叫喊，她看到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一条身上布满白色斑点的粗笨巨蟒正瞪圆了它的怪异的眼睛，随即，很缓慢地张开了它腥风血雨的大口，她意识到，即刻，她将如同自己的两个弟弟、一个姐姐那样地，成为这条巨蟒的腹中之物。

森的不安终于得到了证实。

我就不详尽地叙述那场人蟒大战的惨烈结果了，森失去了他最小的女儿，以及他的身手最为敏捷的第二个儿子石，他得到的是将这条已经前后吞噬了森部落多人的巨蟒彻底杀死，完全基于愤怒而不是理智的原因，他用自己锋利的石斧将这条巨蟒斩成五段，并且，在他自己手工制作的那个火盆中将其煮得稀巴烂，他的这种心理让我想起多少年以后那个西楚霸王在他对手的父亲身上玩的一手。

说到“煮”这种生活方式，我必须插一段关于甗的故事，因为甗的产生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亚于后来历史中的互联网诞生。

在上海青浦金山坟，我们看到了甗。

整体还是鼎的形状，变化在于内壁上有一圈凸沿用以承受一种叫算的东西。这样，一直以来的鼎文化便得以更新：新石器末期的男女们，不再用鼎直接烧东西了，无论它们是一条重达 10 公斤的鲤鱼还是一只重达 50 公斤的梅花鹿的后腿。因了算，现在，鼎有了隔水蒸煮的功能，甗在加热后，用沸水形成大量蒸汽，让搁在算上的东西得以蒸熟，它的意义在于被蒸煮的东西的营养得以完整保存，还多了一种舌尖上的风味。

甗，江南人的一次伟大发明，我个人愿意相信，它便是森或森的前人所发明，当森将那条恐怖的蟒蛇丢入甗里让它烂熟时，他的发明在文化层面上，让古人这个群体获得更多能量，而这有可能改变古人的许多东西，从他们的基因到他们的命运。

但甗真的是森他们所发明的吗？严格地说来我无法确定。我可没有生活在六千年之前，我可没有与森相向而坐，看着他那么陶醉地制作着心爱的陶器，我可没有听到森与他的孩子们，譬如岩、譬如石、譬如大小女儿们，是如何用他们的语言交流着对天气的看法。用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话来说，人类何时开始有了语言交流是个永远无法破解的难题，他个人更愿意将这看做是一次天启，就如同我们相信在多少个世纪前，在那棵伟大的树下，有着两个同样伟大的人，他们决定去作一次冒险，即使这将赌上后来人类全部的命运。甗可以看做是上海人、江南人乃至中国人的文化里无数个不解之谜的其中一个。

但我相信是森发明了甗，如同我相信森后来带领着他的部落离开了巨蟒出没的刘夏，而前往不远处的重固与赵巷，我相信，在那里，正是森的部落

给我们这些后人留下了许多文明在它黎明期才会出现的东西：陶器、水井、石犁、稻种和家畜。也是森和他的部落、他的家庭，会在那些风和日丽的上午和下午，来到竖坑井边上，与其他部落、其他家庭作着物物交换，也许，森将自己那把爱不释手的石斧，与来自薛家岗的那个男子，交换了他带来的那个鼎，那个带有鸭嘴足的鼎，森厌倦杀戮了，他不想再坐部落头领的位子了。谁能肯定这些？问题是，凭什么，谁又能否定这些？

我可以说得抒情一点，在甌的神秘而迷茫的白色蒸汽中，我们看到了森的部落正在福泉山，也叫薛道山，或者叫覆船山的周边忙碌着。

福泉山在干山北，下皆黄土，隆然而起，仅十余亩，殆古谓息壤也。……初因形似号覆船，后以井泉甘美易今名。

上面这段话，出自《青浦县志》，换一种更直接也更现代的说法是：重固地区的这座所谓的山，其实是平原上因了不断堆积而产生的一个土墩而已。它东西长为 94 米，南北宽为 84 米，上下高为 7.5 米。在上海地区，如此一个土墩并不抓人眼球，除非在这个土墩下有着不同寻常的东西。

它果然是不同寻常的了。

最初，它只是一个高地，注意，比平地只高出两米。

当高地开始被使用的时候，了不起的考古专家们推测：时间应该上溯到崧泽文化早期，那时，森还没有做成自己部落的头领，森的前人还在为居住地与其他部落作着殊死拼杀，当然，也和豺狼虎豹以及巨蟒们作着你死我活的战斗。

崧泽文化中晚期，人们开始营建公共墓地，而到良渚文化早期，土台被不断加高，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土墩终于完成了今日模样，成为生生不息的土壤。

它被发现是在 1962 年，而土墩的发掘更要到晚近的 1979 年，发掘的结果，不是汉文学可以形容的。

总共为 19 处崧泽文化墓葬，30 处良渚文化墓葬，4 处战国墓葬再加上 96 处西汉墓葬。在所有的墓葬中，共出土了文物 2800 件，将近 6000 年长度的